

茶韵悠悠凝匠心

——探访省级非遗郑宅茶传统制作技艺

□黄少芊 卓晋萍 刘永辉 文/图

“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每年谷雨前后，正是郑宅茶春茶最佳的采青时节。4月27日，天朗气清，我们驱车前往仙游县园庄镇枫林村，探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枫林郑宅茶制作技艺。

郑宅茶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唐宋年间，它便以贡茶之名享誉京城。清代《仙游县志》载其“烹之，水色仍白，香气四溢”。学者郭柏苍在《闽产录异》中直言：“国朝闽茶入贡者，以郑宅茶为最。”民国时期《福建通志》记载，郑宅茶与片茶的身价，高居闽茶入贡之首。清代学者丁敬也曾赋诗赞叹：一杯郑宅茶，足以品味出八闽山水的灵秀。其当年盛名，可见一斑。

抵达目的地后，枫林郑宅茶非遗传承人郑明雄热情地邀请我们走进莆田市枫林郑宅茶科学研究所与枫林郑宅茶叶有限公司。他取茶冲泡，茶叶在白瓷杯中缓缓舒展，汤色由橙黄渐变为金黄，清澈透亮。茶烟袅袅，香气弥漫。轻抿一口，清甜温润，香气绵长，千年贡茶的独特韵味扑面而来。

这般绝佳风味，究竟如何制成？

好茶，始于采青。郑明雄带我们来到研究所后山的茶园。山间空气清新，绿意满眼，令人心旷神怡。拾级而上，只见层层茶树错落有致、郁郁葱葱，在阳光照耀下，叶子绿得发亮。茶农们头戴草帽、腰系围裙，在茶垄间忙碌穿梭。她们指尖轻捏嫩芽，一掐一摘，随即放入身旁的竹篓或布袋中，动作娴熟而轻柔。

这里正是郑宅茶的核心产地。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据介绍，这片茶园里的茶树几乎都有百年树龄，其中5株已逾170年。

历经岁月沉淀，郑宅茶依然是福建茶中的佼佼者。2016年，“仙游郑宅茶”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认证；2018年，郑宅茶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0年，郑宅茶获评莆田市首批老字号；2022年，郑宅茶传统制作技艺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盛名之下，是代代坚守的精湛制作技艺。郑宅茶的核心制作技艺分为片茶和芽茶两类，每一道工序都讲究匠心、考验功力，容不得半点马虎。

1959年出生的郑明雄，已有50多年制茶经验。他带领我们参观制茶车间，刚走进去，茶香便扑鼻而来。车间里，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有的把竹匾里的鲜叶搬到院子里晾晒，有的在揉捻，有的在揉捻。

“郑宅片茶的制作，流程繁复且严谨。”郑明雄介绍



郑宅茶非遗技艺传承人郑明雄在采茶。

道。首先是采摘，按茶叶老嫩程度分为小开面和大开面，严格把控鲜叶品质；接着是萎凋，以日光晒青为主，阴雨天则采用加温萎凋，让鲜叶慢慢散失水分；揉青环节尤为关键，通过筛、转等机械力摩擦茶叶，破坏细胞，促进茶汁氧化，形成“绿心红边”的形态；随后高温杀青，进一步逸散青气，发展香气，蒸发水分，

软化叶质；之后再趁热反复揉搓，挤出茶汁，塑造紧实茶形，增进醇厚滋味；最后，经过毛火、足火等干燥工序，焙干茶叶，封存住天然的茶香。

郑宅芽茶的制作，尤其注重精细与鲜嫩。采摘时，严格遵循早采、嫩采、勤采、净采的标准；萎凋需在洁净通风的环境中，将鲜叶薄摊于阳光下轻晒，待茶芽水分含量降至20%左右时，转入烘干环节；烘干时，要用30至40摄氏度的文火，且要垫上白纸以免灼伤茶芽，适时细心翻动，确保茶芽受热均匀。烘干后，再剔除瑕疵茶芽，保留最纯正的品质。

原来，好茶来之不易。从枝头鲜芽到杯中香茗，竟要历经如此繁复的工序。

车子驶离枫林村，茶香依旧萦绕心间。这茶香里，凝聚着一代代制茶人的匠心与坚守。它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是时光沉淀下来的非遗瑰宝。愿枫林郑宅茶制作技艺，代代相传，日久弥香。



茶农在晒青。

父亲的谎言

□牧心

父亲绝不允许我们撒谎，可他自己一生却说过5次谎话。乍一看，颇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味。然而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起这些谎言，才明白——那是呵护，是坚毅，是一个父亲最深沉的爱。

“小孩不能用火柴梗掏耳朵，耳朵会着火。”父亲说这话时神情严肃，“要是烧起来，整个头会变成烤猪头。”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还没通电，生火做饭全靠地瓜藤、豆箕等干草，火柴是唯一火种。物资匮乏，根本没有耳扒，大人们常用火柴梗掏耳朵。孩子看了也想学，父亲怕我们掌握不好力道捅伤耳膜，便编出这个善意的警告。我们信了。

农村烧火多用麦秸、稻草，草若没晒干，堆在柴房容易生虫。一次，儿子就地撒尿，正好浇在晾晒的稻草上。父亲厉声呵斥：“把尿撒在草上，烧火做饭时，灶灶灶被尿臭味熏到，会魔法让你小鸡鸡肿起来！”这话吓得我们再也不敢往干草上撒尿。我们又信了。

南方沿海多雨，农户盖的都是斜顶瓦房。瓦片简单叠加，上面压着砖头大小的石块，以防风吹飞瓦片。只有有钱人家才用白石灰把石头粘牢，多数人家就这么直接压着，很不牢固，随时可能松动滚落。夏夜，孩子们在院子里乘凉，起初没在意，常常坐在屋檐滴水下。父亲见了，立刻把我们叫开：“猫会在屋面上尿尿拉屎，滴水溅下来的都是猫尿，脏得很！”我们又一次深信不疑。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农家用的刀子大多是木柄。用力挥砍时，刀片有时会脱柄飞出，十分危险。逢年过节杀鸡杀鸭，孩子们喜欢围观。父亲允许我们在旁边看，唯独他挥刀的正前方不许站人。我们觉得奇怪，他便解释说：“刀有刀神，就站在正前方，别人不能占他的位置。”我们错愕地信了。

父亲的最后一次谎言，让我泪如泉涌，再也止不住。他年事已高，牙齿已经松动。那年夏天，他生病，久治不愈，隐约感到大限将至。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每次疼痛发作，我都能听见他咬紧松动的牙，发出“咯咯”的摩擦声，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等痛楚稍缓，他就说：“感觉好多了。”

父亲骗过了我们，却骗不过自己，终究还是走了。他用善意的谎言，温暖了我们的童年，用沉默的坚毅，证明了男子汉的脊梁。

他一生的这些谎言，已成为他留给我们最初的温暖、最远的叮咛。

篾魂

□聂难

巷尾那间竹器铺，总飘着股清苦的草木气。新竹的嫩甜混着陈篾的涩味，在空气里缠成线，勾着人往深处走。我第一次掀开门帘时，老赵正蹲在青石板上剖竹，篾刀划过竹节，发出脆响。

铺子逼仄，墙根码着成捆的毛竹，青皮泛着水光。房梁上悬着半成品：竹篮的弧度还带着竹骨的倔强，竹席的纹路在阴影里起伏如波浪。老赵的手总在竹篾间穿梭，指腹上嵌着洗不净的青痕，像竹皮长在了肉里。他编竹篮时，拇指顶着重篾，食指勾着细丝，经纬交错间，竹篾会突然发出一声轻吟，仿佛活了过来。

老赵最拿手的是编鱼篓。篾口要收得像荷叶卷边，篾底得绷成满月的弧度，这样盛鱼时透气不呛水，颠簸不掉鳞。他编到关键处会停下来，对着光眯眼打量，竹篾的影子在他脸上晃成细碎的网。“竹子有性子，顺了它才肯听话。”他粗糙的手掌抚过篾身，那里的篾片薄如蝉翼。

从前逢年过节，镇上家家户户都来订竹器。嫁女的红漆竹箱要编上“龙凤呈祥”，做寿的竹篮得嵌着“松鹤延年”。老赵的铺子前总排着长队。他总说：“好竹器能传三代，我爷爷编的米筛，现在还有人用呢。”

变故是从杂货铺开始的。塑料篮子堆成了山，红的，绿的，印着廉价的牡丹花。有人提着塑料篮子来问：“老赵，你这竹篮咋卖？比塑料的贵三倍。”老赵不抬头，手里的篾刀正劈开一根老竹，“竹的透气，装菜不烂。”可那人摇摇头走了。

我见过老赵蹲在杂货铺门口，盯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塑料筐。他手里捏着半截竹篾，反复弯

折，直到篾片“啪”地断了，才慢吞吞起身，背影在夕阳里缩成一团竹影。那天，他铺子的门关得格外早，竹篾散落一地。

后来，老赵得了风湿，手指肿得像发过的笋。可他还是每天坐在门槛上，把竹条泡在温水里，用肿胀的手指慢慢捋。竹篾在他手里打颤，编出的竹篮歪歪扭扭，却比从前更费工夫。他儿子来劝：“别弄了，我给您买按摩椅。”老赵把篾刀往地上一磕：“机器编的那叫啥？没筋骨！”

去年深秋，老赵躺倒了。我去看他时，他正对着窗台上那只没编完的鱼篓出神。篾底缺着一块，像张没闭紧的嘴。他看见我，忽然来了劲，让儿子扶他坐起来，要接着编。可他的手刚碰到竹篾，就剧烈地抖起来，竹丝落在被单上，像撒了把碎玻璃。

弥留之际，他让我把墙角的竹篓都搬到床前。他指着最大的那只说：“这个给你……装书……”话没说完，头歪向了一边，手里还攥着根青竹篾，断口处渗出细小的竹泪。

老赵走后，竹器铺就空了。梅雨季节我去看过，竹篾在潮湿里发了霉，长出星星点点的白霉，墙角的鱼篓还张着口，蜘蛛在里面结了网，网上沾着枯叶和竹屑。

现在，巷尾的风里，再也没有竹篾的味道了。只有偶尔起风时，老赵家的木门会吱呀作响，像谁在里面轻轻拨动竹丝，却再也编不成完整的形状。那些没编完的鱼篓，在黑暗里张着口，仿佛在接住从时光缝隙里漏下来的、细碎的竹香。

乡音如歌

□张桂辉

乡音，是故土独有的腔调，是刻在血脉里的印记。我出生于莆田，莆仙话便是融入骨血的故乡烙印。

1965年秋，我中学未满2个月，便跟随响应政府号召的父母，举家迁居闽北山区。彼时，山区教育资源匮乏，我无奈辍学在家。日日与当地少年相伴，很快便能听懂并使用当地方言进行日常交流。可每每独处静坐，我总会轻声用莆仙话诵读书页文字。一句乡音，一缕情思，牢牢牵起我对故乡的思念，守住心底的故土念想。

岁月流转，高中毕业后，我身着戎装，从武夷山下奔赴庐山脚下。军营汇聚四海将士，口音各异。为方便沟通与集体管理，连队统一要求全员讲普通话。但夜深人静，独处一隅时，我常用莆仙话轻哼儿时老歌，熟悉的腔调，慰藉异乡游子的孤寂。

半生漂泊，辗转各地，茫茫人海中，偶遇同乡、听见乡音的机缘寥寥无几。可每当耳畔猝不及防响起熟悉的莆田腔，心头总会骤然一颤，仿若一只温柔的手，轻拨心底最柔软的琴弦，万千乡愁瞬间翻涌。

作家孙犁曾在文中写道，12岁离乡，故土永远是游子的归宿。我亦是12岁告别莆田故土，只是我的故乡早已无家可归。60余年间，我数次短暂回乡，皆是步履匆匆。10余年前，赴泉港参加弟弟家喜宴，我特意留宿老家一夜，与发小围坐长谈，细数儿时旧事，闲话岁月变迁。自那以后，我再未踏归故土，但乡音牵念，从未消散。

光阴荏苒，半生辗转漂泊，如今，我定居厦门集美。居所不远处的敬贤公园，是我日常散心之地。每至傍晚或是入夜，我总爱缓步前往，看落日余晖铺满湖面，碎金粼粼；听晚风拂过草木，簌簌轻响，在烟火日子里寻一份悠然安宁。

一日，暮色里，我沿湖慢行，一阵熟悉的乡音忽然闯入耳畔。石凳之上，几位老者围坐闲谈，地道的莆田话家长里短，娓娓道来。“阿妹仔下月出嫁”“今年龙眼收成尚可”，琐碎家常，质朴平淡。乡音宛如灵动跳跃的音符，层层漫入心底。静静聆听，烟火气息裹挟着故土记忆扑面而来，声声乡音，恰似一曲温柔绵长的歌谣，令人沉醉心安。

也曾在公园回廊偶遇2个同乡妇人，手提菜篮并肩慢行，用莆田话细语念叨晚餐的饭菜琐事。轻柔婉转的语调，如和煦晚风，裹挟着故乡独有的烟火气息，将我包裹。恍惚间，我梦回儿时的莆田小院：老屋屋檐下，邻里阿婆围坐择菜，乡音闲谈，暖阳穿过枝叶缝隙，洒落满地斑驳光影，岁月温柔，时光安然。

乡音，是跨越山海的牵绊，是连接游子与故土的桥梁。几句朴素家常，一段熟悉语调，便能让漂泊半生的心灵寻得归宿。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半生行遍山河，听过南腔北调，阅尽人间喧嚣，方知世间最动人的声响，永远是念念不忘的故土乡音。

短剧

生日算盘

□马海霞

我去表姐家串门，看见表姐夫正摆弄一台崭新的单反相机。表姐笑着说：“这是我过55岁生日，送给他的礼物。”

“你过生日，为啥送他礼物？”我问表姐。

表姐压低声音说：“我现在退休了，有的是时间出去旅游。给他买个单反，他这几天总是捧着手机学摄影。等他学会了，我出去旅游，就不愁拍不出好照片了。这也算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晴雨表

□明伟方

大强的儿子在一所重点中学上学。为了方便他学习，大强从装修舒适的新房搬出来，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破旧的平房住。大强不习惯那里的环境，几次要求搬回去住，都被老婆严词拒绝：“儿子的学习是我们家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我们要与他同甘共苦。”在她的眼里，儿子的成绩真是比什么都重要。

前阵子，一直下雨，家里换洗下来的几床被套都没晒干，大强老婆眉头紧锁。那天，她阴沉着脸跟大强发牢骚：“这鬼天气，什么时候才能晴啊？”正好大强儿子放学回家听见了，抢着回答道：“老妈，别着急，我敢肯定天马上就要放晴的。”

“你怎么知道啊？”大强老婆一头雾水。

“这次考试成绩出来了，我考了全年级第一名呢！”大强儿子一脸得意。

“真的？儿子好棒哟！”果然，大强老婆脸上迅速扫去乌云，阳光般灿烂起来。看来，大强儿子的成绩真是家里的晴雨表。

莆田·爱之城